

讀

左

補

義

讀左補義卷四十五

四明 姜炳璋 輯

男

受業毛 昇增參  
墟 堞 技

定公二

○

五年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夏歸粟于蔡。莊解

楚所圍。飢之。於越入吳。於發聲也。劉傳於越其自稱者也。故魯歸之粟。於越者中國人稱之會通經文人吳

敗吳皆越人來告故書於越。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秋

吳伐越則吳來告故止書越。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按中原方

臣只抄

私利。五年春王人殺子朝於楚。莊解因茅亂也。終閔馬父之言。

讀左補義

卷四十五

十

乘吳破楚而爲王除患。劉子卒矣。蓋莫宏之謀也。

夏歸粟于蔡以周亟。

也。急

於無資。

歸義春秋魯史也。凡有不言主名皆魯事也。

趙木訥曰：十八國諸侯不能救蔡而吳救之，蔡圍既解，魯南逼於吳，以徐爲障，昭三十年吳已滅徐，蔡若有言於吳，吳兵一出直指魯郊，安得不賑蔡以悅於吳也？方望溪曰：歸粟必壤地相接，水道可通，魯歸蔡粟以淮也，告糶於齊以濟也，秦輸晉粟以河也，若齊晉宋衛則但能歸蔡財，安能輸粟哉？

越入吳，吳在楚也。

想見傾國師行，越乘其虛，知吳人救患之摯，而越人助楚，撓吳爲可惡也。

御注儀可謂  
御中倭倭而  
不粗前新則  
之公在也後  
勸逐之私意  
也

六月季平子行東野季氏還未至丙申卒於房補正疑即房

脫其下而為防字漢仙人唐公防辨可證也陽虎將以瑱璠美玉君所佩欽仲梁

懷季氏弗與曰改步改玉昭公之出季孫行君事佩瑱璠祭

亦當去瑱璠疏云玉藻云君與尸行接武大夫繼武士中武

鄉注尊者尚徐接武踏半迹繼武迹相及中武迹間容迹是

步不同也又云公侯佩山元玉陽虎欲逐之告公山不狃季

大夫佩水蒼玉是玉不同也臣費宰為君不欲使價疏云既

子洩也不狃曰彼為君也子何怨焉家臣謂季氏為君既

葬桓子季孫斯行東野及費子洩為費宰逆勞於郊桓子敬

之勞仲梁懷仲梁懷弗敬懷時從桓子子洩怒謂陽虎子行

之乎陽虎囚桓子起

行逐懷也為下經卒意如猶之卒仲遂也若曰斯人也而得保首領以殺

乎傷魯之失刑也然陽虎之亂駸駸萌動矣佩瑱璠以

七字氣欲不

以包吞爲主

子期子西皆

子期子西皆

第結夫樂

祭儼然國君意如罪案又補前傳所未及

申包胥以秦師至秦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乘以救楚五百乘三萬七

千五子蒲曰吾未知吳道使楚人先與吳人戰而自稷

會之大敗夫樂王於沂稷沂皆楚地按稷吳人獲遠射楚夫

於柏舉其子帥奔徒楚散卒以從子西敗吳師於軍祥楚地按

州西秋七月子期子蒲滅唐從吳伐楚故按趁勢滅唐楚

月夫樂王歸自立也自立爲吳王以與王戰而敗奔楚爲堂谿

氏傳終言之按夫樂奔楚爲堂谿氏以不窮吳師敗楚師於

雍滋秦師又敗吳師吳師居麋地名按湖廣巴子期將焚之

子西曰父兄親暴骨焉不能收又焚之不可前年楚人與吳

不可子期曰國亡矣可以飲舊祀言楚吳

并楚子期曰國亡矣可以飲舊祀言楚吳

宋公之母不  
歸。請先至吳而逃歸。言吳  
與廣據已甚  
一結不是表  
而與正見五  
戰而還之故

不豈憚焚之。焚之而又戰。吳師敗。又戰於公婿之谿。楚地名。吳  
師大敗。吳子乃歸。囚闔音輿罷。楚大夫闔輿罷請先逃。逃  
歸。請先至吳而逃歸。言吳葉公諸梁。沈尹戌之弟后臧。從  
其母於吳。不待而歸。吳入楚復后臧之母葉公終不正視。不  
義。

前五戰入郢。今五敗歸吳。是吳子傾國之師。不過爲子胥  
蔡侯報仇而已。夫楚之惡稔矣。靈之凶暴。平之獸行。鄢費  
之讒賊。囊瓦之貪殘。楚民如懼湯火。閭閻與問罪之師。一  
舉滅之。除其凶而施以仁政。猶解倒懸也。楚之民卽其民。  
楚之地卽其地。秦師五百乘。有却之走耳。包胥何能爲。乃  
入郢之後。虐之使叛。夫槩等尤貪暴不仁。軍士剽掠四出。

無復隊伍。是以秦人得乘其驕。楚人得鳩其衆。而吳無一卒可用也。無他。閭閻爲弑君之賊。子胥不過借以復讎。而桓文之業。豈所望哉。或曰。救患聖人所予也。楚亡而秦救之。尤足美也。何以不書曰。楚周之封豕長蛇也。虎入於阱。而出之使噬人。伊誰之咎。是以畧之也。秦自襄二十六年。零婁之後。未嘗出關。至包胥乞師。猶豫未決。絕不類穆康以下一呼而輒應也。感使臣之義。秦師一出。自此至絕筆。從未記秦一事。蓋其君相深鑒於二陵暴骨之慘。而結楚敵晉之危。凡開邊喜功之臣。屏斥不用。寢兵息民。以耕以牧。故數十年。至戰國而秦之強。遂甲於天下。人以爲商鞅開阡陌。爲秦人富強之始。吾以爲此日之養精蓄銳。乃

其富強之木歟。

東臣因其主

家臣盟其主

相云平子逐君其報乃在子其難乃在臣

乙亥陽虎囚季桓子及公父文伯。季桓子從父昆弟陽虎欲為亂恐二子不從故囚之。

而逐仲梁懷。冬十月丁亥殺公何藐。季氏族。亡角反。己丑盟桓子。

於稷門之內。魯南城門。庚寅大誣逐公父歌。即文伯。昌故反。及秦遘。平

女皆奔齊。傳言季氏之亂宮說平子所以能逐君皆是家臣強悍勇知之人為爪牙可知陽虎者實宣力焉而

不知其利在而共毒在後。

不狃但告以逐仲梁懷未嘗欲其并桓子囚之也。且意如之卒將以瑱璠辱之。突然其子見囚。越十二日忽殺忽盟。忽誣忽逐。隨意所施。三家比備之甲猶在否。而拱手聽命。噤不敢出聲。斯何為哉。蓋意如施於昭公者。虎默識之。故諸傳以詳明見奇。此獨以含糊入妙。使後世賊臣視之不



蹇而慄

闕吳人之爭

宮也傾起後

川王之奔隨

也王之在隨

也以為意法

蓋逆類叙之

一學說起九

人而王孫圉

王孫買宋木

闕懷不叙其

事于西子期

不叙其詳

昭明時其詳

諸

楚子入於郢。已歸。初闕辛聞吳人之爭宮也。曰吾聞之不讓。

則不和。不和不可以遠征。吳爭於楚。必有亂。有亂則必歸焉。

能定楚王之奔隨也。將涉於成。曰。江夏竟陵縣有白水。藍尹

大。楚大。涉其帑。不與王舟及寧。也。安定。王欲殺之子西曰子常。

唯思舊怨。以敗君何效焉。王曰善。使復其所。吾以志前惡也。

王賞闕辛。王孫由子。王孫圉鍾建闕巢申包胥。王孫買宋木。

闕懷。九子竹從王。子西曰請舍懷也。以初謀。王曰大德滅小

怨道也。殺已之。存國之功。何人不為之。殺。申包胥曰

吾為君也。非為身也。君既定矣。又何求。且吾尤子旗。其又為

諸。子旗。成然也。以有德於平王。求。遂逃。賞王將嫁季辛。季

飲無厭。平王惡之。昭十四年。

誰當負者情  
辭多受少應  
後中道

子西知齊  
可棄何以請  
舍懷由于固  
辭不能何以  
強使容人之  
量知人之明  
均未有焉故  
昭王之質甚  
美而輔之無  
術不能大有  
所爲

芊辭曰所以爲女子遠丈夫也鍾建負我矣以妻鍾建以爲

樂尹

司樂大夫

王之在隨也子西爲王輿服以保路國於脾洩以爲

楚國人潰散故僞爲王車服立國脾洩以保安道路人誅聞云子時子西蓋假稱王按脾洩楚邑近郢都今荊州府境

王所在而後從王王使由于城麋於麋城復命于西問高厚焉

弗知子西曰不能如辭言自知不能當辭勿行疏云敢爲城

不知高厚小大何知對曰固辭不能子使余也人各有能有

不能王遇盜於雲中余受其戈其所猶在祖音而視之背

曰此余所能也脾洩之事余亦弗能也傳言昭王所以復國有賢臣也

吳以入郢而爭其後誅忠直信謗人事事驕溢楚以歸郢

益懼綠忠良棄舊怨事事脩省正吳楚興亡關鍵也國辛

料吳之言深中吳人病根傳大書於楚子入郢之後以見

楚人歸國。亦由吳彙可乘非盡秦人。足以制吳之強。以深借吳人之無以成功也。入郢提起以下賞功棄怨夾叙。藍尹壘是棄怨。九子是賞功。鬬懷是論功棄怨。而申包胥趙然諸功臣之表。逃賞不顧。子胥知此安有屬縷之賜乎。末段述由于事。正以形包胥之高。子西脾洩之事。急難中以鎮人心。不虞由于之爲口實也。或謂子西之過。非也。國破君出。身爲大臣。苟利社稷。遑顧其他。子西之忠於斯益見。然昭王固高出於衛成之殺叔武。鄭成之殺公孫申矣。

晉士鞅圍鮮虞。報觀虎之役也。

三年鮮虞覆晉觀虎

**經**

丁酉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

游速太叔子。斯執元公成立。

○二月公侵鄭公至自侵鄭

日抄魯無君將者八十年魯君

無兵。三家之專也。魯君之再有。○夏季孫斯仲孫何忌知晉兵。陪臣又強而三家不得專也。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犁。稱行人言。非其罪。○冬城中城。公爲晉侵鄭故。

○城而城之。葉盛公宮之城也。葉繁。苑。陽虎。○季孫斯仲孫忌帥

師圍鄆。何忌不言何。胡文。鄆。葉于齊故。圍之。程氏曰。此叛季氏而歸齊也。歸義是昭孫齊所居。而孟孫爲季氏伐

之者以不思。彼卿久矣。

**六年春**鄭滅許。因楚敗也。按鄭久絕許而許庇于楚。至此

陳侯隨侯許男圍蔡。則似又楚存之也。會通此鄭叛。霸之始也。自隱十一年鄭入許而齊鄭之黨合天下無王。自定六年

鄭滅許而齊鄭之黨又合天下遂無霸一。

二月公侵鄭取匡。在解鄭地。爲晉討鄭之伐胥靡。周也。周僖嗣因

補注杜氏知匡歸晉者以非鄰國不能有其地也。晉往不假

道於衛及還陽虎使季孟自南門入出自東門。陽虎將逐三桓欲使得罪

爾云季孟在晉知虎似而陽虎罪之如大豕

舍於豚澤。衛侯怒，使彌子瑕衛侯大夫追之。公叔文子公孫

老矣，輦而如公曰：「尤人而效之，非禮也。」昭公之難，君將以文

之紓，鼎衛文公之鼎成之昭兆寶定之鑿鑿。鑿鑿今西方羌胡猶然也

之遺，苟可以納之，擇用一焉。公子與二三臣之子諸侯，苟受

之將以為之質。魯頃求納此羣臣之所聞也。今將以小忿毀

覆舊德，無乃不可乎？犬姒文王之子唯周公康叔為相睦也。

而效小人以棄之，不亦誣乎？天將多陽虎之罪以斃之，君姑

待之。若何乃止。魯師

三家出入俱制於陽虎，苟非公叔文子念及周公康叔季

孟其危乎？鄭黨僭弒再亂王室，魯為晉討鄭勤王之師也。

傳宜張皇而但寫三桓之衰，不詳勤王之美，蓋此舉也。

帶遺欲納昭  
公出于誠意  
子公叔之  
言請出  
源本源木木  
甚至語在當  
時絕不可得

爲之也不與陪臣之專執國命假公濟私故經書侵傳體  
共義而畧之

馮云上節言  
衛侯使地之

夏季桓子如晉獻鄭俘也獻此春取陽虎彊使孟懿子往報

此節言晉人  
兼享之虎之

夫人之幣虎欲困辱三桓并求媚於晉故彊使正卿報晉夫

計得矣其如  
衛公以晉禮

使桓子報晉君懿子報夫人晉人兼享之復兩設禮孟孫

賦如其肺  
肝何爾爾對

立於房外謂范獻子曰陽虎若不能居魯而息肩於晉所不

寫名以陽虎  
使三子爲眼

以爲中軍司馬者有如先君爾先君以徵其言若獻子曰寡

目

君有官將使其人擇得其人鞅何知焉獻子謂簡子曰魯人患陽

立於房外肩  
嗟之間傳神

虎矣孟孫知其彙以爲必適晉故彊爲之請以取入焉欲令

閭陽虎當逃走故彊設請託之  
因此言以入晉令晉素知之

孟懿子作隱語反語以示范鞅若極譽陽虎而胸中有參

少受制之意。范鞅三家之黨也。孟氏何不以陽虎之害明告除之。范鞅既知魯患陽虎，何不爲魯執之，而皆不然者，虎黨趙氏六卿互爲牽制，卽范獻亦不能爲三家謀也。故虎卒奔趙氏。

四月己丑，吳犬子終纍。

闕問子夫差見力追反

敗楚舟師，水戰獲潘子臣。

小惟子。

二子楚舟師之帥

及大夫七人。楚國大惕懼，亡子明。又以陵

師，陸敗於繁揚。

令尹子西喜曰：「乃今可爲矣。」言知懼而後可治於是

平遷郢於郢。

林解改郢爲郢而改紀其政。林解改其政而新

以定楚國。

傳言楚賴于西以安

是吳極盛，楚極衰，而兩國轉關之機已伏。楚轉關處公孫

一懼字定楚國只改紀二字功與包胥相埒然其

焉。楚國揚  
自不繼。東于  
後而揮。然于  
中加。又以敗  
反。缺于西之  
更有力

殺素性則然。

周儋翩。

子朝  
倅黨

王子朝之徒。因鄭人將以作亂於周。鄭於是

乎伐馮滑。

滑。晉靡負黍。狐人闕外。

鄭伐周六邑。在魯伐鄭取匡。

前於此見者為戊周起也。按

負黍。今登封縣有負黍聚。狐人。今歸

類。闕外。今洛陽縣南。俱屬河南。

六月。晉閻沒。戊周且城。

胥靡。

為下天。王出  
於姑蘇起。

鄭白子產卒。子太叔為政。如晉以王室為言。明年遂謀納王。太叔卒。鄭無人焉。乃黨儋翩而伐周六邑。賢者之係於人國如是。戊周城胥靡。猶見衰晉勤王之功。

秋八月。宋樂祁言於景公曰。諸侯唯我事晉。今使不往。晉其

憾矣。樂祁告其宰陳寅。

以與公  
言告之。

陳寅曰。必使子往。他日公謂

樂祁曰。唯寡人諉子之言。子必往。陳寅曰。子立後而行。吾室



亦不亡。實知晉政多門往必有難故使樂祁立後而行。唯君亦以我為知難而行也。

見淵。樂祁子也。而行見于君立。趙簡子逆而飲之酒於縣上。

獻楊楯。按以楊木為干。六十於簡子。陳寅曰昔吾主范氏今

子主趙氏。又有納焉。以楊楯買禍。弗可為也。已。知范氏必怨將得焉。然

子死晉國。子孫必得志於宋。以其為國死。范獻子言於晉侯曰。以

君命越疆而使。未致使而私飲酒不敬。二君不可不討也。乃

執樂祁。比趙氏。獻子怒祁。

呂東萊曰。陳寅之謀自精密。可以觀天下大勢。桓文以前。

左氏所載。諸侯多自相為謀。政自諸侯出。故也。自魯隱公。

梁之會。大夫專會。全不見諸侯言語。政自大夫出。故也。不

春秋末後一節。陪臣如陽虎。仲梁懷。公山弗狃。北宮氏之

陳于此。

范越之稱  
陳于此

宰陳寅家臣事勤言語多見於傳政自陪臣山故也前  
日晉之六卿併爲一局使其君拱手聽命不得有爲諸侯  
之難不之恤也今日晉之六卿各樹其黨志在併吞同列  
故彼之所睦爲此之所讎諸侯之好惟恐其不離也李行  
簡曰此三卿內叛之始亦宋叛伯之始

陽虎又盟公及二桓於周社盟國人於亳社詛於五父之衢

傳言三桓微陪臣專政  
爲八年陽虎作亂起

是時民皆三家之民虎殺之爲公城中城卒皆三家之卒  
虎使二卿以師圍郕而恐三家及國人之叛已又扶公以  
盟三家及國人皆所以脅三家也

冬十二月天王處於姑瀯周地辟儻儻之亂也爲明年單  
列逆王起

七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齊侯鄭伯盟于鹹。

冠地

林解于是諸侯無主盟矣故不門志諸侯之合于鹹志諸侯之故按諸侯知復特盟齊人執衛行人北

宮結以侵衛齊侯衛侯盟于沙。結復晉也按今直隸元城縣東。大雩也。

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夏閏

九月大雩。

過

冬十月

七年春二月周僖王入於儀栗。

在周邑

以叛。

補注王人叛

史例不書

陽虎居之

齊人歸鄆陽關。皆魯邑中東於齊齊今歸之補注陽虎居之為昭公取地齊地北故不書。

以為政。

夏四月單武公薨。劉桓公敗尹氏於窮谷。

穆公

劉桓公

文公

敗尹氏

於窮谷。

尹氏復黨

僖公共為

也亂

也亂

劉單有子尹氏繼惡賢不肖相去如此。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微召會於衛。衛侯欲叛。

微召

會於衛。

衛侯欲叛

衛侯欲叛

衛侯欲叛

衛侯欲叛

衛侯欲叛

衛侯欲叛

衛侯欲叛

諸大夫不可使北宮結如齊而私於齊侯曰執結以侵我

齊師懼齊侯從之乃盟于瑣  
即沙也為明年涉佗技  
諸大夫  
衛侯手起陳也衛叛晉

齊景卽位四十五年矣歷晉平昭頃定之世有大機會三  
皆坐失之子朝之亂五年率師勸王桓文之歎也坐視不  
抹而必待頽情之晉一也季孫逐昭有志討罪而聽據之  
受賂終於無成二也王室再亂鄭衛皆叛晉從齊率以討  
賊易如反掌乃天王出居不恤其難三也失此二會而有  
年爭鬪再盟而得二國何益哉自此以後次五氏次垂葦  
次渠蔭至哀元年而伐晉矣

齊國夏亡我齊師陽虎御季桓子公斂處父孟氏家臣成御

孟懿子將宵軍齊師齊師聞之墮伏而待之孟公斂賜御

處父曰虎不圖禍而也必死苦夷季氏家臣日虎陷二子

孟於難不待有司余必殺女虎懼乃還不敗傳言陪臣強能

敢有

魯猶事晉故齊伐之且以報邾之圍也三家敢於仇君

父人人得而誅之然在實心爲國者幸而事成固爲社稷

之福卽計阻謀敗不至甚決裂也若小人之雄志在作亂

以清君側爲名而爲自專之謀假合其志得行貽害魯國

豈止如三家哉故釋目之爲盜而傳屢揭其心

冬十一月戊午單子劉子逆王於慶氏守姑蘇晉籍秦送王

己巳王入於王城館於公族黨氏周大夫而後朝於莊宮

莊王

晉國之衰猶能使籍秦送王鬻者之有功於周室也如此

劉單再定王室可謂世臣之忠象賢之美王室禍亂魯不

與則舊史無其文也

本堂

**德**

已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

杜熊報前年伐我西鄙

公至自侵齊二月

公侵齊

未得志故

三月公至自侵齊。曹伯露卒

集注此曹靖公也自昭二十七

年曹悼公卒其弟聲公野立五年弟暹弒聲公代立是為隱

公四年而弟露又弒隱公代立是為靖公幸保首領餘皆不

書靖公子陽。夏齊國夏帥帥伐我西鄙。公會晉師于瓦

立為宋所滅。○將來救魯公逆會之瓦衛地按公至自瓦。秋七月戊辰陳

今直隸沿縣東南有瓦岡集。侯柳卒。公薨立。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葬曹靖公。

九月葬陳懷公。三月而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冬

衛侯鄭伯盟于曲澗

結叛晉曲澗衛地按

山東濮州境。音卜。

從祀先公也

土

公閉公辱公也將正二公之位次所順非一親盡故通言先  
公世紀文之時億以父先祖定公反之書曰從祀先公善之  
也盜竊寶玉大弓盜謂陽虎也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門於陽州莊解攻其門士皆坐列言無

曰顏高人之弓六鈞三十斤為鈞六鈞百八十斤皆取而傳按高弓為人所觀故倉籍印子

之陽州人出顏高奪人弱弓卒問奪人之弓以射籍印子

鉏人擊之與一人俱斃也偃且射子鉏中頰殖子鉏死此云

高被擊而仆乃轉而仰目顏息魯射人中眉退曰我無勇吾

志其目也孫越志射其目乃誤師退冉猛魯偽傷足而先欲

其兄會乃呼曰猛也會見師退而猛不在列乃大呼師

士皆坐列是執水而遊之故習也顏氏二子以射馳名羞

強人意末寫冉猛正與士皆坐列相應見人無戰志也而

錄云不持得  
以會則宗攻  
門時猶如是  
加不殺而兵  
可用任虛而  
八河牙射人  
何泄也  
負重傷持羽  
弓能致強能  
孫真絕倫  
馮云中眉與  
中腹對詐與  
誇對詐與及  
與二顏對  
陳云坐列失  
大乃不以

後視股  
見戲耳

隱有指麾一軍之陽虎在

二月己丑單子伐穀城

按今河南洛陽縣西北

劉子伐儀栗

討僖嗣之黨傳終王辛

卯單子伐簡城

按周邑

劉子伐孟

周邑按河內縣西北

以定王室

室之亂

僖嗣入於儀栗以叛王師卽伐儀栗穀城者儀栗之旁邑

二邑舉而僖嗣逐矣不言勝者越一日又伐簡城伐孟則

此之勝可知也不言殺僖嗣已逸也以定王室所以告二

公之成功而正周百餘年之祚劉單二公父子之力也

子朝之亂蔓延五年而後定僖嗣之亂不假諸侯之力越

一年而削平得力全在王人殺子朝於是知襄叔之功爲

甚大向使子朝不死僖嗣復逆之與楚鄭合謀王室之爲

害何可勝言



三鞅水漢晉  
君執統聘臣  
立死被虐無  
不與蓋

趙鞅言於晉侯曰。諸侯唯宋事晉好逆。其使猶懼不至。今又執之。是絕諸侯也。將歸樂祁士鞅曰。三年止之。無故而歸之。

宋必叛晉

執樂祁在六年

獻子

范私謂子梁

曰。寡君懼不得事宋。

君是以止子子姑使溷子

樂祁

代子子梁以告陳寅。陳寅曰。宋

將叛晉。是棄溷也。不如待之。

留待勿以子白代

樂祁歸卒於大行。

南士鞅曰。宋必叛。不如止其尸以求成焉。乃止諸州。

晉地為明年宋

公使樂大心如晉張本陳應宋叛晉

趙鞅之言。楊楯六十之言也。士鞅之言。不得楊楯之言也。

然趙之言情私而義則正。士鞅於未歸欲質其子。既歸則

止其尸。求成如此之難。則何如弗之執乎。此人執政猶查

負山而不自知其不勝任也。

公侵齊攻原邱之郭也郭主人焚衝車或濡馬褐衣以救之遂

毀之郭主人出

師奔

或濡馬褐

衣以救之遂

公侵齊攻原邱之郭也郭主人焚衝車或濡馬褐衣以救之遂

毀之郭主人出

師奔

或濡馬褐

衣以救之遂

毀之郭主人出

公侵齊攻原邱之郭也郭主人焚衝車或濡馬褐衣以救之遂

毀之郭主人出

師奔

或濡馬褐

衣以救之遂

毀之郭主人出

公侵齊攻原邱之郭也郭主人焚衝車或濡馬褐衣以救之遂

毀之郭主人出

師奔

或濡馬褐

衣以救之遂

毀之郭主人出

公侵齊攻原邱之郭也郭主人焚衝車或濡馬褐衣以救之遂

毀之郭主人出

師奔

或濡馬褐

衣以救之遂

毀之郭主人出

公侵齊攻原邱之郭也郭主人焚衝車或濡馬褐衣以救之遂

毀之郭主人出

師奔

或濡馬褐

衣以救之遂

毀之郭主人出

公侵齊攻原邱之郭也郭主人焚衝車或濡馬褐衣以救之遂

毀之郭主人出

師奔

或濡馬褐

衣以救之遂

毀之郭主人出

公侵齊攻原邱之郭也郭主人焚衝車或濡馬褐衣以救之遂

毀之郭主人出

師奔

或濡馬褐

衣以救之遂

毀之郭主人出

公侵齊攻原邱之郭也郭主人焚衝車或濡馬褐衣以救之遂

毀之郭主人出

師奔

或濡馬褐

衣以救之遂

毀之郭主人出

公侵齊攻原邱之郭也郭主人焚衝車或濡馬褐衣以救之遂

毀之郭主人出

師奔

或濡馬褐

衣以救之遂

毀之郭主人出

公侵齊攻原邱之郭也郭主人焚衝車或濡馬褐衣以救之遂

毀之郭主人出

師奔

或濡馬褐

衣以救之遂

毀之郭主人出

公侵齊攻原邱之郭也郭主人焚衝車或濡馬褐衣以救之遂

毀之郭主人出

師奔

或濡馬褐

衣以救之遂

毀之郭主人出

不及救反多一番動應

夏齊國夏高張伐我西鄙報上晉士鞅趙鞅荀寅救我救不未入竟公會晉師于瓦范獻子執羔趙簡子趙中行文子荀皆執厲魯於是始尙羔禮卿執羔大夫執厲晉重中取

見戲也陽州暗藏陽虎此則明提陽虎二役皆虎爲之

苦越陽州之役叙於此者言虞邱之役與陽州之侵同一

待事而名之陽州之役獲焉名之曰陽州欲自比

無繼爲顛虎曰盡客氣也見其顛因諷之苦越苦夷苦生子將

必復敗非也虎是詐陽州之役孫爲賊虎逐之逐人願而

伴認爲真言猛如在此必敗敵以此區區猛逐之逐人願而

謂戰敗而奔與陽陽虎爲不見冉猛者曰猛在此必敗按杜

虎之言自不相妨必復敗非也虎是詐陽州之役孫爲賊虎逐之逐人願而

必復敗非也虎是詐陽州之役孫爲賊虎逐之逐人願而

必復敗非也虎是詐陽州之役孫爲賊虎逐之逐人願而

古人執羔請師而執馬魯於是效之志  
變古之始也周禮在魯豈羔馬之沒沒乎

吾師救魯不知其若何兵力為魯紓患而忽贊以執羔執  
馬太平無事之談見其緩不及事不成救也釋經不書救  
之義

吾師將盟衛侯於鄆澤

自平還就衛地

趙簡子曰羣臣誰敢

盟衛君者

前年衛叛晉屬齊

趙簡子曰我能盟之衛

人請執牛耳

蓋司制耳取血之事是與者之職今衛侯以為

君與晉大夫執之成何曰衛吾溫原也焉得視諸侯

使晉大夫執之

按禮凡諸侯盟必使小國執牛耳而大國流之

野不得從將歆涉化後衛侯之手及地

諸侯禮

按禮凡諸侯盟必使小國執牛耳而大國流之

國君詳其事也

子對反掩焉

按衛侯怒于孫賈夫

趨進曰盟以信禮

也信猶有如勸君其敢不唯禮是事而受此盟也

言晉無信

言晉無信

此分兩截上  
言百使德叛  
下言衛謀叛  
晉衛子誰放  
盟衛君者一  
語已援之意  
而作何交應  
如響然秋語  
却合胡使伏  
殺定二復

盟衛侯欲叛晉而患諸大夫王孫賈使次於郊大夫問故

入公以晉語語之且曰寡人辱社稷其改卜嗣寡人從焉

使改卜他公子以問大夫曰是衛之禍豈君之過也公曰又

有患焉謂寡人必以而子與大夫之子爲質爲質于晉大夫曰苟

有益也公子則往羣臣之子敢不皆負羈絏以從將行王孫

賈曰苟衛國有難工商未嘗不爲患使皆行而後可欲以激國人

公以告大夫乃皆將行之行有日有期公朝國人使賈問焉

曰若衛叛晉晉五伐我病何如矣皆曰五伐我猶可以能戰

賈曰然則如叛之病而後質焉何遲之有乃叛晉晉人請改

盟弗許

晉以求貨失蔡又以羽旄失鄭又執行人失宋今以投掩

三層至言次  
夫人夫對公  
正與成何  
滅而進反盟  
反德謀叛盟

晉以... 羽旄... 失鄭... 又執行人... 失宋... 今以投掩

辱衛趙氏意在分晉。唯恐人之不叛也。衛欲叛晉先激之。以易君又要之以質子。又進之以行工商。使國人受晉害者無不痛心。而國人夷然不怒。蓋積威所劫也。直至朝國人以五伐我相詰。國人始無異言。傳極寫叛晉之難。所以深著晉人之罪。

秋晉士鞅會成桓公。

周知

侵鄭。罔蟲牢報伊闕也。

六年鄭伐

周闕外晉

為別報之陳傳自晉

遂侵衛

叛

晉欲假王師討貳。而以報伊闕為名。不書成子。不與其假也。然至此晉公室卑。六卿各圖其私。不肯盡力於國事。凡公討皆少有侵畧而遂還耳。季本以書侵為義。不足以服人。非也。

說本

望溪

九月師侵衛晉故也

魯爲晉討衛

陽虎方媚晉以自固故爲晉侵衛

季寤季桓子公鉏極桓子族子公山不狃皆不得志於季

氏叔孫輒叔孫氏無龍於叔孫氏叔仲志之孫不得志於

魯所薄故五人因陽虎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桓代

子以叔孫輒更叔孫氏代武已更孟氏陽虎自冬十月順祀

先公而祈焉將作大事欲辛卯禘於僖公孔疏禘者審定昭

而禘於僖公是并取先公之主盡入僖廟而以昭穆祭之是

爲用禘禮也執僖廟爲禘者退僖升閔使先公之神編知之

禮尊可以及粢後世之主宜上徙太廟而食今上世之主下

徒僖廟亦非正禮昭二十五年歸于襄公亦然補生傳見下

不在禘壬辰將享季氏於蒲圃而殺之戒都車曰癸巳至邑

此公三改能  
戒祭已以生  
是虎作陽陽  
氏取以上是  
處父按配以  
下明似其取  
後事也虎欲  
去三桓以張  
公室爲名故  
動不臣等傳  
直點已更孟  
氏一語直捐  
其心  
戒都車者戒  
不在以魯已  
之兵入後也

其謀甚明且此後盡消息

虎之失策其知戒拘車于吳已而壬辰事發攻車不無建臣慮慮公得計莫如與孟孫以壬辰為期而成人固人皆得為援其成敗之關也桓子中道而去已由虎意外而虞父一軍更從天而諱寫來也色驚入

請古辭書

百

氏戒都車何故孟孫曰吾弗聞處父曰然則亂也必及於子

先備諸與孟孫以壬辰為期處父期以兵救孟孫陽虎前驅

林楚御桓子虞人以鉞盾夾之陽越殿從弟將如蒲圃桓

子咋謂林楚則義咋音乍喘也有根意口而先皆季氏之良

也何以是繼之欲使林楚免已於難對曰臣聞命後僭號陽

虎為政魯國服焉違之微也死死無益於主桓子曰何後之

有而能以我適孟氏乎對曰不敢愛死懼不免主桓子曰往

也言必孟氏選閭人之壯者三百人以為公期孟氏築室於

門外實欲以備難不欲使人知故林楚怒馬及衢而騁馳陽

越射之不中築者闔門李孫既得有自門間射陽越殺之陽

虎劫公與武叔叔孫不敵以伐孟氏公斂處父帥成人自上

東門魯東城之北門

與陽氏戰於南門之內弗勝又戰於棘下內城

地陽氏敗陽虎說活反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舍於五

父之衢寢而為食其徒曰追其將至虎曰魯人聞余出喜於

徵死何暇追余徵名也按謂喜於名死而得脫也從者曰嘻懼聲速駕公斂陽

在公斂陽請追之孟孫弗許畏陽陽欲殺桓子欲因亂討季氏以強孟氏

孟孫懼而歸之不矜子言季裕辨舍爵於季氏之廟而出辨猶

也編告廟飲酒示無懼陽虎入於謹陽關以叛叛不書畧家臣

此分兩段釋經。禘于僖公以上為從祀先公。傳壬辰起至

末為盜竊寶玉大弓。傳盜者陽虎也。虎欲去三桓。名為魯

除害。實欲代孟氏之位耳。於是從盜者合謀而興。蓋中軍

之舍。陽州之孫。國人之側目於季孫久矣。盜思奪之。固其

前為節名也  
廟此敗後告  
季廟昭應石  
情以板字歸  
結陽虎

定公八年



所也。然欲殺季而順祀先公何也。躋僖一事。魯之臣民素知其謬。正二公之位。以快人心。使魯人知己之舉動。皆爲君臣大義起見。而因以誅季孫。默告先公。以所神之佑也。蜀人馮山曰。昭公至。是始得從祀也。不知經書諡書葬無異辭。則其廟久矣。季氏不敢不成其君之喪。欲溇公墓。猶懼自旌。况敢黜其主於廟哉。且以兄終弟及爲名而立。殤宮斷無立定而擯其兄之主也。傳訓從祀爲順祀。則對逆祀無疑矣。然則何以不直書祀閔公僖公。蓋經不書。於僖公使直書祀閔公。則將謂專祀二公而合食僖廟之義不著。惟書先公則自遠。及近合食一堂。徧告先公。以正二公之位。請公命行之時。主祭者爲定。公則以爲從前逆

祀至我公而一。孟之懼恫之心庶幾少慰焉。此書從祀先公之義也。季氏兵柄操於陽虎。季寤公鉏及費宰不狃合爲一黨。則殺季孫何藉。都車之力惟孟氏當以兵取。故壬辰殺季而癸巳攻孟。不虞言之處父早燭其機也。要著在備亂之卒。以壬辰爲期。先發已。一日恐蒲圃之享有變。而豫爲孟氏備兩路伏卒。一路選圉人聚於門外。門外者孟氏之門外也。以築室爲名。一路處父自率成人自上東門入。皆以備孟氏。非殺季孫也。將如蒲圃。桓子俛首登車。鉞居夾之前後。無非虎黨。而乞命於林楚。不知楚意云何。及楚以情告。而後以適孟氏。請道經孟氏。怒馬而入孟氏之門。而季氏生矣。及陽虎敗。取重器以出。欲追者僅一。

此注中後之也。春秋實  
以注有。特於此注之。  
以注有。特於此注之。  
以注有。特於此注之。  
以注有。特於此注之。  
以注有。特於此注之。  
以注有。特於此注之。  
以注有。特於此注之。  
以注有。特於此注之。  
以注有。特於此注之。  
以注有。特於此注之。

公斂陽又欲爲孟殺季。可見季之惡貫已盈。不特盜欲奪  
之。卽誅盜者未嘗不欲殺之也。聖人作春秋。以爲家臣叛  
主。天下之大變。然以之討亂賊。不足爲變也。爲魯討亂賊。  
天下之大功。而盜之所爲。不足爲功也。所可惜者。夏后氏  
之黃寶玉也。討父之繁弱大弓也。爲成王分魯公之器。一  
且爲盜竊之耳。故叛魯出奔。皆不書。而特書盜竊寶玉大  
弓。此聖人書竊之義也。

鄭駟歎

別乞子子然

嗣子大叔爲政

爲明年殺  
孫析張本

子太叔卒於四年之春。其子速繼之。而滅許。叛晉。黨駟。伐  
周。種種謬戾。至此則政及於駟歎。云嗣太叔者。言欲繼其  
父之善政。而更其子之秕政也。然亦以此爲名耳。終

讀左補義卷四十六

受業毛 昇增參

四明 姜炳璋 輯

男

墟 康 跋

定公三

○

庚子九年春王正月。夏四月戊申鄭伯釓卒。日抄晉黨僂

罪人也。子○得寶王大弓。馬榮失之。是以爲辱。故重而書

之。晉過是年孔子年五十七。六月葬鄭獻公。葬速。○秋齊

侯衛侯次于五氏。○義伐晉。裡書次或以爲諱。伐盟主則襄

秋重絕晉則文元年衛人伐晉。何以不重。絕晉蓋齊衛有

玩晉之心。而晉力尚強。不敢訟言伐之。不以伐告也。按杜云

諱者二國自諱之也。五氏晉地。○秦伯卒。公立。孫惠。○冬葬秦

今直隸邯鄲縣西有五氏城。○定公九

頁三附錄

哀公

九年春宋公使樂大心盟於晉且逆樂祁之口辭偽有疾

乃使向巢任魁向如晉盟且逆子梁之尸子明樂祁之謂桐

門右師出右師無大心子明片父也右師往子明舍子明逐

之疑云桐門宋北門特表曰吾猶衰經而子擊鐘何也其

不逆父喪因責右師曰喪不在此故也既而告人曰已也子明

衰經而生子余何故舍鐘子明聞之怒言於公曰右師將不

利載氏樂氏戴不肯適晉將作亂也不然無疾乃逐桐門右

師逐之在明年終劫孫昭子之言按一第刺心

樂祁被執客死宋臣俱有懼心大心所由傷疾辭使也而

年樂祁猶忘成人之妻并忘斷疾之事矣然向巢出逆而

命云論事說  
詩道理風韻  
俱妙

首在結外

子明安處未可亨云父喪不逆尚有人心耶曾子問君死  
於外則子從柩入君大夫士一節也不待衰經有子而知  
淵之忘親矣傳言末世士大夫鮮克由禮人子道外宗族  
誰乖於未臣見之

鄭駟歛殺鄧析鄭大夫而用其竹刑欲改鄭所鑄舊刑不受君

竹刑故云君子謂子然於是下忠苟有可以加於國家者棄其

邪可也加猶益也棄不責其邪惡也疏云亦折不為私作靜

女之三章取彤管焉詩抑風也彤管赤管筆也旄何以告之

取其忠也詩鄭風也取其中心願告人以善道也言此故用

其道不樂其人詩云被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詩召南

也思其人猶愛其樹况用其道而不恤其人乎子然無以勸

也思其人猶愛其樹况用其道而不恤其人乎子然無以勸

陸貞山曰。今世有鄧析書曰。無厚轉辭者二篇。大抵而鞅  
辯非語也。其云竹書將非此類乎。子然殺之。何謂不忠。子  
然之不忠。在用竹刑爾。刑書子產所鑄。叔向但於大本  
上相規。至其書之中。正平允。無可並議也。鄭此時批政經  
紛。子產之典型。顛覆殆盡。國人不服。思嚴刑威之。故以刑  
書爲未盡善。而用析之竹書也。析私制刑章。又有邪行。皆  
屬可殺。未有人邪而書則正者。傳以邪字坐實。鄧析詳言  
既用其書。便不當殺其人。言外便見其人可殺。其書必不  
可用。

夏鳴虎歸我玉大弓。

無益近用而祇  
爲名故歸之

書曰。得器用也。凡獲器

大起師驚乘

之而出魯用

師謀便已盡

死

原云完之請

伐魯人知其

難魯而不和

其敬齊亂人

一言而動兩

國文子一言

而破之使其

投足無地扶

或

只期魯一對

擊則虎之使

死

死

死

死

死

用曰得器用物之成器得用焉曰獲用器物以有獲若六

月伐陽關陽關陽虎也陽虎使萊門陽關門師驚犯之而出奔齊請

師以伐魯曰三加必取之三加兵齊侯將許之左丘明曰正

其君臣之分使其上下之禮張吾紀綱以鮑文子諫曰臣

尊為鞅於施氏夫大矣成十七年齊人名而立之至今七魯

未可取也上下猶和衆庶猶睦能事大國也晉而無天苗若之

何取之陽虎欲勤齊師也齊師罷大臣必多死亡已於是乎

奮其詐謀夫陽虎有寵於季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魯國而

求容焉求自親富不親仁君焉用之君富於季氏而大於魯

國茲陽虎所欲傾覆也魯免其疾而君又敗之無乃害乎齊

侯執陽虎將東之陽虎願東陽虎欲西奔晉知齊必乃囚請

反已故詐以東為願

三



小小詐謀只  
是一宿賊行

西鄙書借邑人之車與

苦結反

其軸

以毀折

麻約而歸之

絕

追賊慙靈

輜車名

此車前後有蔽

雨旁開

寔於

車

而

面

逃追而得之囚於齊

又以慙靈逃

奔宋

遂奔晉

適趙氏

仲尼

曰趙氏其世有亂乎

受亂人故

晉人

故宿德

重臣

詐謀入

不

公山不狃以費叛召孔子當

在虎奔之後

木後孔子用魯

經以盜書傳於前篇未嘗明釋之至此乃述鮑文子之告

齊侯者始知虎所謂張公室乃詐謀也欲殺季孫以利魯

爲名乃欲傾覆之者在魯則魯疾在齊則齊疾其言爲

盜言其事爲盜行得者盜棄之而我得之也非能追盜奪

之亦非能誅盜有之見魯無人耳未叙其逃而獲護而

逃皆盜中之猾賊適趙而知趙亂天下未有盜入其門矣

之相暱而不共引之爲盜者皆釋經書盜之義

秋齊侯伐晉夷儀爲齊也爲齊做無存齊人之父將室之爲市辭以與

其弟曰此役也不死反必娶於高國高氏國氏齊貴族也無

女先登求自門出死於雷下既入城夷儀人不暇故東郭書

讓登登城非人所樂故讓犁彌從之曰子讓而左我讓而右

使登者絕而後不林說謂書讓衆而立於城之左已讓衆而

蓋彌恐書先下故又書左彌先下書從彌言左行彌書與王

猛齊息戰說共猛曰我先登書欲甲曰曩者之難今又難焉

欲甲起欲擊猛原言昔者有猛笑曰吾從子如駘之斬孔

斬是當胸之皮駘馬之首當服馬之胸謂正猛言如駘馬之

難之有杜云傳言齊師和所以能克按晉車千乘在中卒

下文克城而鬻則齊師已入夷儀矣四

此二國次五  
其弟曰此役也不死反必娶於高國  
存次必有功還取卿相  
自故軍勇力  
東郭書  
二子讓也  
克者讓之  
加禮無存正  
以俱與之功  
也中開以新  
美之引與齊  
臣相於不特  
取勢寬長亦  
見言實不德  
與國成以無  
功也彼彼則  
功筆筆然歷

齊三前矣

參曰十七定公九

四

上二段  
爭伯之息

王猛不見受  
實以狂實無  
功耳

儀也。樂書有中牟。中牟，衛地也。中牟，當在河北。

非鄭之中牟也。按今河南湯陰縣西有中牟城。晉師千乘以

救夷儀，何至邑爲齊人。次於中牟，衛侯將如五氏，將往助之。

中牟，衛地也。衛侯將如五氏，將往助之。衛侯曰：可也。衛

中牟人欲伐之，衛結師圍亡在中牟。曰：衛雖小，其君在焉。

未可勝也。不能前，人不可不立志。接君在最著，朕言君受按

死向前，上齊師克城。儀謂夷而驕其帥。書：又賤遇必敗之，不

如從齊，乃伐齊師敗之。後齊車五百乘，事見哀十五年。按齊

齊敗，知齊師侯致膳，媚杏於衛。三邑皆齊西界，以答謝衛意。

在衛平野。齊侯賞犂彌，犂彌辭曰：有先登者，臣從之。哲懷

而衣狸製。竹白也。按齒上下相值，製裘也。按諫文引此傳生

視師輪三  
于高四六門  
其深若何

相當也。諸正謂巾髮之制，以鳥爲之，非也。蔡邕獨曰：「情古者，卑服執事，不冠者之服，善爲元帥，當章弁服，上下均服，無不冠而情者，漢與服志謂古有冠，無情，始於漢，延仕爲是疏。云月合蓋，冬始裘，今與哀二十七年未寒而裘，在軍臨時所，真不可以常節約之。」公使視東郭書曰：「乃夫子也。吾賜子。」  
或曰：「不辨，故使視之，實其先至之功，不責其後取之罪。」公賞東郭書，辭曰：「被賁旅也。」  
齊侯謂夷儀人曰：「得敵無存者，以五家免。」  
乃得其尸，公三禮之。  
之犀軒車與直蓋。  
方爲位而哭，故挽喪者。  
不敵立，測蓋生，膝生。  
親推之三。  
斯時晉卿專國，君若寄生，齊景奮然伐之，拔東郭書於下。

僚使之主兵已親將焉。齊世臣如高國、陳鮑皆畏晉不敢  
爲而公以討晉亂臣自任。豈非盛舉哉。衛靈爲趙鞅所辱  
視亂臣爲仇讎不可謂無志矣。斯二君者充此心以用賢  
治國。繼桓文可也。乃齊景於衛之助伐則報以三邑。於朔  
之先登則茅以上賞。於死事之敝無存。卽晉襄之於先軫  
無此異數。欲以招徠與國。激厲將士。其卒至於無成者以  
未有餘而本不足也。僞者乃譏二國之伐盟主。聖人諱之  
夫文襄以來恤災救患。戮力中原。今日國祚將爲亂臣所  
移。世受其德者皆袖手不一言。而齊衛二君攘臂與爭。其  
扶盟主也大矣。聖人方取之又惜其不能直聲其罪於諸  
侯。而不成伐也。尚爲之諱哉。

經

辛丑

十年春王三月齊平

桓公八年齊之怨

夏公會齊侯于

夾谷

平故

公至自夾谷。晉趙鞅帥師圍衛。齊人來歸鄆。讎

龜陰田

三邑皆汶陽田泰山神所祀北有龜山陰田在北也。會

注皆汶陽田王廣空云汶陽與

非桓公也。以汶陽為六地。并說。魯文公八年春。陽本魯田為齊得者。故並無還。其反伐而齊人來歸。邠用

陽本魯田為齊得者。故並無還。其反伐而齊人來歸。邠用

陽本魯田為齊得者。故並無還。其反伐而齊人來歸。邠用

陽本魯田為齊得者。故並無還。其反伐而齊人來歸。邠用

陽本魯田為齊得者。故並無還。其反伐而齊人來歸。邠用

陽本魯田為齊得者。故並無還。其反伐而齊人來歸。邠用

陽本魯田為齊得者。故並無還。其反伐而齊人來歸。邠用

陽本魯田為齊得者。故並無還。其反伐而齊人來歸。邠用

陽本魯田為齊得者。故並無還。其反伐而齊人來歸。邠用

陽本魯田為齊得者。故並無還。其反伐而齊人來歸。邠用

陽本魯田為齊得者。故並無還。其反伐而齊人來歸。邠用

陽本魯田為齊得者。故並無還。其反伐而齊人來歸。邠用

陽本魯田為齊得者。故並無還。其反伐而齊人來歸。邠用

陽本魯田為齊得者。故並無還。其反伐而齊人來歸。邠用

陽本魯田為齊得者。故並無還。其反伐而齊人來歸。邠用

也。宋義采邾大夫數日間五人

逃。云君誰與處。強苦侯反

賈三甫裝 卷四十七 年

宋公子地

有正取口者

人安則而俗

為非更遷也

其常之能用

聖人

孔某州一益

以聖末故使

在會於

為主

聖人用魯曰

則從也

仲景早在未

合之失也

其小人以兵

之師如論之

以神反一也

主其

主其

十年春及齊平

始伐盟主及齊平則皆從之矣

夏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

此谷邑落荒蕪故曰萊蕪會於此地故得有萊人孔子相會

股註在東海祝其縣今淮安府之頭榆也非也孔子相會

儀也方通魯侍者而結怨於齊數世矣雖新與齊平知其必

以聖末故使公試其危而三桓不敢相也何記此篇孔子皆

在會於盟彌言于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

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以兵擊

兩君合好而齋以制反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

侯也商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為不祥

盟將告神犯於德為愆義於人為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

遠辟之夫萊兵也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

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如此盟孔丘使茲無還大

大史記謂夫  
子之遺物其  
名者以去快  
名者以去快  
名者以去快  
名者以去快

茲無遺物  
只合如此子  
產所謂因不  
詳也故也  
詳云夾谷一  
句見仲弓者  
多矣委以左  
氏為正

旋。揮對曰而不反。我汝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須齊歸汝

陽。田乃當共齊命。於是孔子以公退。齊侯將享。公孔丘謂梁

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會車而享。

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犧象。酒器。犧尊。象。以象。厚。禮。也。嘉樂。鐘。磬。也。野合。謂。不。在。廟。也。

宜息可。饗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用此鼻也。此。穀。不。成。者。與。草。之。

似殺者。言享不具禮。穢薄若。用秕稗。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

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孔子知齊侯懷詐故

以禮之。齊人來歸鄆。遽龜陰之田。陽虎九年以此奔齊。經文詞者次魯事。

夾谷之會。先儒謂傳欲尊孔子。故張皇其事。聖人存神過

化。齊侯自然心服。初無藉於兵力也。愚謂孔子用魯左氏



聞見最真不比所見異辭所聞異辭之尙待考證也齊搆  
衆自定七年始蓋齊景昔晉爭霸鄭衛已服魯獨附晉八  
年公兩侵齊齊報伐九年又侵齊與國齊魯之怨未有深  
於此時也孔子用魯乃與齊平積嫌未化犁彌方以勇力  
聞諸侯故三家不敢行而以孔子相猶齊師伐魯季不敢  
行而以書求帥師也或曰汲黯在朝淮南駭謀司馬輔政  
遠人戒其邊吏曾謂聖人相魯乃不逮是夫道大莫容用  
齊而諱在楚而謗墮費費叛圍成成拒教化未行雖必人  
心倏變彼齊人者以爲孔子從容行禮必無兵備卽用魯  
曹沫劫齊桓故智豈知君行師從備之已早乎或曰燭之  
武能解鄭圍展喜能却齊寇何至以兵刃爲威不知秦齊

顯然舉兵故武與晉可以從容開論。若好會之間變生倉猝。成敗不能一瞬。故先奉公以退命。士兵之阻遏萊人。使不敢前。然後以大義開論。極言其不可。使之立時救過。此正聖人知勇兼至。運用因心。事出萬全之至也。或又曰三百乘從是邾滕視魯也。使齊歸田。魯爲齊役矣。竊謂桓文迭霸。魯何役不從。平時則納其貢賦。出師則從以車乘。是時齊多侵魯田。陽虎又以鄆讎。迫陰奔齊。魯地日削。夫子使之反侵地。地之所出。足以當三百乘之賦。卽以是爲貢賦之額。孔疏言之矣。當此極重難反之勢。而必申明王制。納貢天子。非以結好。適以掛讎。聖人以因物之權衡爲獵較之從俗。但使王道行。周室尊。則其風自息。不亢不卑。因

時制宜非聖人其孰能之是以齊人服義有三邑之歸也

辭享一節與梁邱據言者蓋齊以據相禮故夫子語之聖

人無不可與言之人也

魯桓公圍衛報夷儀也前年齊為衛伐晉夷儀初衛侯伐邯鄲

午晉邯鄲大夫按今直隸邯鄲縣西南有於寒氏前年衛人

功齊伐城其西北而守之孔疏築城于其西齊與晉故及晉

圍衛午以徒七十人門於衛西門殺入於門中口請報寒氏

之役與午開門涉佗曰夫子則勇矣然我往必不敢啓門亦以

徒七十人且門焉步左右皆至而立如植孔疏佗以徒七十

至步行門之左右然後其徒皆日中不啓門乃退反役晉人

至而立如植木不動以示整日中不啓門乃退反役晉人

討衛之叛故曰由涉佗成何手故於是執涉佗以求成於

新 矣 猶 十分 空

化 夫 也 如 有

管必以作之  
刀如執之否

謂三前此既  
召死者以求  
成于未今此  
復殺生者以  
求成于衛何  
異於此

衛衛人不許。晉人遂殺涉佗。成何奔燕。官說自古奸人贊君人以自脫都如此

子曰。此之謂棄禮。必不鈞。言必見殺不詩曰。人而無禮。胡不

遘死。涉佗亦遘矣哉。詩鄰風也。宮說二子以匹夫而辱

不免

此罪趙鞅之失衛也。報夷儀者。報齊爲衛伐夷儀也。而又

殺人以報宵燿之慝。望溪以爲晉凡役皆侵。而此獨圍。正

以趙氏私怨。故盡力以求逞也。傳於圍衛下。挿涉佗立門

一段。衛之人無敢與敵。宛然鄒澤之盟。挾腕自豪氣象。以

迎合趙氏之意。豈知甫反役而卽殺之也。傳以一遘字。形

容涉佗言殺佗之時。去揜腕時立門時一瞬耳。夫大國討

賊。至殺已大夫以求成。而終不可得。前日失衛甚易。今日

邱之族州仇  
救之故以州  
仇叙起

賤視公年  
大式子朝人  
不敵州仇  
之威重矣  
子居亂世是  
非必明大義  
於言出而  
勿及之可矣

求衛甚難。使當文襄之世。豈有是哉。

初叔孫成子欲立武叔。公若藐。叔孫氏之族。亡角反。固諫曰：不可。成

子立之而卒。公南。武叔之義。使敗射之不能殺。公南爲馬正。

使公若爲邱宰。武叔既定。使邱馬正侯犯殺公若。弗能。其圉

人。武叔之曰：吾以劍過朝。公若必曰：誰之劍也。吾稱子以告。

必觀之。吾僞固而授之。末則可殺也。僞爲固陋。不知禮者。以劍鋒未授之。疏云：少儀

以器授人。刀卻刀授。劍劍也。禮使如之。公若曰：爾欲吳王

拔刀。每當以鋒刃自無而授其鏢。遂殺公若。侯犯以邱叛。犯以不

我乎。殺吳王亦用劍刺之。武叔懿子圉。邱弗克。狄二子及齊師復圍

邱。弗克。叔孫謂邱工師。掌工匠。駟赤曰：邱非。唯叔孫氏之憂。

社稷之患也。將若之。何對曰：臣之業在揚水。卒章之四言矣。

格易在易去  
鴻在雞

詩唐風卒章四句。叔孫矜首。謝其受。驅赤謂侯犯曰。居齊魯之

際而無事。必不可矣。無所服事。子盍求事於齊。以臨民。不然。將叛。

侯犯從之。齊使至。駟赤與邠人爲之。宣言於邠中。詐爲齊使言也。曰。

侯犯將以邠易於齊。齊人將遷邠民。謂易其衆兇懼不從。駟

赤謂侯犯曰。衆言異矣。不與始同。子不如易於齊。與其死也。猶是

邠也。而得紆焉。何必此。按與其死也是倒裝語。言與其見殺於邠人。不如易於齊。只要邠在。

便足紆患。何必此邠人也。齊人欲以此偏魯。必倍與子地。言非徒得民。且又將得齊地。且

盍多舍甲於子之門。以備不虞。侯犯曰。諾。乃多舍甲焉。侯犯

請易於齊。齊有司觀邠將至。駟赤使周走呼曰。齊師至矣。邠

人大駭。介侯犯之門。甲以圍侯犯。駟赤將射之。爲侯犯射邠人。侯

犯止之曰。謀免我侯犯。請行許之。詐之。邠人駟赤先如宿國。故宿侯

詐之。邠人駟赤先如宿國。故宿侯



此爲兩山出谷  
傳以朱公爲  
至而却以地  
之發獵陪出  
公之發獵陪  
門目脈經寫  
髮狀而兩山

於。駟。赤。赤。步。步。驟。犯。使。犯。自。請。目。止。自。奔。赤。之。意。似。處。處。  
爲。犯。而。犯。之。自。害。處。處。由。赤。傾。險。之。人。得。志。而。傳。備。載。之。  
者。見。邠。非。可。猝。使。之。叛。犯。而。齊。人。之。甚。欲。得。邠。也。曰。齊。使。  
至。曰。齊。有。司。觀。邠。則。齊。已。受。之。矣。復。黜。出。齊。人。欲。以。邠。倡。  
魯。則。齊。人。之。心。跡。顯。然。未。云。齊。人。乃。致。邠。致。者。致。其。空。名。  
也。然。則。州。仇。以。私。憤。殺。人。釀。成。事。變。幾。悞。社。稷。兩。書。圍。其。  
罪。之。深。矣。

宋公子地

辰之兄弟

婁富獵

十一分其室

而以其五與之

富與

也

公子地有白馬四

公嬖向魋

司馬魋

欲之公取而朱其尾

魋以與之

魋也

地怒使其徒

挾魋

而奪之

魋懼

將走

公

閉門而泣

之目盡腫

母弟辰曰

子分室

以與獵也

而獨與魋

魋

定公十

定公十

七



儲云不捨爲  
送兄請而不  
聽辰之平舉  
矣欲空國以  
出辰亦地也

爲云齊侯句  
何居功武叔  
不肯一毫假  
借齊侯以他  
委視出故也  
武叔以社稷  
禱家練以天  
下禮寡君俱  
開合入姓

亦有願焉子爲君禮

禮也

不過出竟建以地猶公子唯備

陳公弗止辰爲之請弗聽辰曰是我

我往反

吾兄也吾以

國人出君誰與處冬毋勞辰暨仲佗

仲佗

石彊

清河出奔陳

皆宋卿乘之所望故言國人目抄

宋公以一向繼而失二弟二大夫

武叔聘於齊

謝致邱也經書辰奔在聘後首從告

齊侯享之曰子叔孫若使邱

在君之他竟寡人何知焉屬與敝邑際故助君憂之

以故

叔對曰非寡君之望也所以事君封疆社稷是以

家棘勤苦之執事夫不合之臣天下之所惡也君豈以爲寡

君賜所以慰寡君

武叔人品極卑而使齊大見出色是時未子用魯諸翁子

皆在豈受命於言語之科故得此嚴正之論與蓋聖人過

化存神卽武叔亦在轉移中。

**經**

壬

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彊公子地自陳入

于蕭以叛

在解蕭朱邑疏云前宋萬之亂以蕭邑封叔爲附庸宣十二年楚滅之復爲宋邑故辰等今入之以

叛

○夏四月○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久蕭從叛人叛切

樂大心爲戴族與前蕭叔大心名偶同

○冬及鄭平

平六年侵鄭叔還如鄭位

盟孔疏世本叔弓生室伯周閔生西巷敬叔叔生成子遂遂爲叔弓曾孫杜云叔請曾孫讓

○冬及鄭平

取匡之怨叔還如鄭位

**傳**

十一年春宋公母弟辰暨仲佗石彊公子地入于蕭以叛

**傳**

十一年春宋公母弟辰暨仲佗石彊公子地入于蕭以叛

秋樂大心從之

宋解樂大心九年初忘今從辰地以叛

大爲宋患寵向魑故也

在解惡宋公寵不義以義國患

此合前出奔傳爲一篇地奪君之賜是爲無君奔而待止

是爲要君率先而奔實禍之始釋經地奔不與三子並書

也。佐。彊。世。卿。人。望。所。屬。辰。以。爲。晉。挾。也。去。則。國。不。服。君。  
誰。與。處。蓋。脅。君。以。止。二。子。困。而。止。曰。并。止。也。也。然。國。不。服。  
之。君。亦。聽。之。而。三。子。奔。矣。晉。辰。主。其。謀。強。之。與。同。此。釋。經。  
書。暨。也。暨。者。與。也。我。爲。主。也。甘。奔。之。後。相。率。而。叛。屈。蕭。四。  
年。同。惡。相。濟。則。非。辰。之。所。能。強。矣。釋。經。書。及。也。及。者。以。此。  
及。彼。兩。相。欲。也。大。心。之。逐。由。於。子。明。叛。臣。在。蕭。而。從。之。則。  
亦。叛。矣。曰。入。逆。辭。也。然。非。首。惡。亦。未。與。謀。憤。懣。所。激。遂。入。  
其。中。與。顯。然。稱。叛。者。自。別。釋。經。不。書。叛。也。辰。此。之。叛。起。於。  
待。止。猶。自。附。於。親。親。公。不。討。蕭。猶。未。絕。其。屬。蕭。非。鄭。共。叔。  
段。之。比。釋。經。猶。書。弟。也。而。總。之。曰。寵。向。黜。也。以。發。明。諸。  
八。之。奔。之。反。皆。景。公。驅。之。大。爲。宋。忠。公。自。貽。患。也。

冬及鄒平始叛晉也

魯自僭公以來世服於晉至今而叛故曰始詳說平齊之後魯不復與朝國爭

此孔子用魯勸之以盡睦鄰之道也

魯與齊平復與鄒平於是齊魯鄭衛非晉之與國矣叛晉非聖人所欲而今日之晉乃大夫叔諸侯之晉也直曰棄晉可耳諸侯已怨擇爭以自治其國聖人之心也

經

十有二年春薛伯定卒

比子夏葬薛襄公。叔孫州仇

帥師墜邱

杜預墜邱也。患其險固故毀壞其城。墜許契反。

○蒯公孟彊帥師伐曹

彊孟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墜費

○自。秋大雩。冬

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

結叛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

食之。公至自黃。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

國內而

成。疆若刑國與動大衆故出入皆告廟。方經魯論記齊歸女樂而經無其文。蓋晉大夫自非義而史不敢籍耳。

周云孟之反

謀帥濟難誠

實難雖不及

之反已遠勝

于再征之百

居子殿

首句安頓最

好甚云孔子

將建三則則

故季之志不

著言以季

將建則則

之心不明性

云仲山則則

由皆到

李善考云云

曰氏六則不

復齊齊必亡

三季不皆魯

不可皆孔子

十二年齊師公孟強伐曹克郊曹邑還滑羅夫駭未出

不退於列未出曹竟羅不其御曰駭而在列其為無勇乎羅

曰與其素厲素空也寧為無勇解注滑羅以為曹國少弱無

插寧為無勇耳不欲退兵故言與其駭而空設駭

虛高為駭之名也費邾成也強盛將為於是叔孫

仲由路為季氏宰將墮三都困害故仲由欲毀之於孫

氏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費叔孫輒於叔孫氏帥費人

以襲魯公與三子入於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

克入及公側下至臺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二子魯大夫下伐

之仲尼時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不狃奔齊遂墮

費官說昭公時三家與公室相雋到此能與三子入將墮成

公斂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於北門成在魯且成孟氏

北竟故

且成孟氏

且成孟氏

且成孟氏

且成孟氏

且成孟氏

且成孟氏

且成孟氏

之政無益於此者矣彼是聖者能知之孔孟能爲之孔子爲政三月陰名都出羸甲以禮律之而三家不疑其害已此必有不言而信不怒而威矣孔子之聖見于行事如此

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按傳見卽此兩言成不可不墮子偽不知我將不墮。冬十二月公圍成弗克。按何忌便是叛者宋辰鞏顯然後儒以圍成不克。云墮三都由於子路之勇而無謀。又云爲三家除患何益於魯。又云仲尼不自爲使子路發其議恐三家不從。傷聖人威重皆謬也。蓋治魯莫急於治三家。孔子用魯。由季桓子桓子身受陽虎之厄。執之囚之。欲驅而殺之。患難之後。悔悟漸生。始知平日之厚。自封殖。適以自戕。毅然任用聖人。是三家起死回生之日。卽魯國起衰振靡之日也。聖人時中之妙。當此時勢卽從墮都入手。三都墮。大都不得。耦國陪臣失其依據。而權還之大夫。大夫亦失其依據。而權還之諸侯。開誠布公。潛移默化。前者

卷之六十一 定公十二年

三家皆安而謂  
聖人以布服  
三家者亦終  
也

周上營私之說皆所為急公從義之民而周道興矣說者

又謂三都難墮者費予謂最難者莫如成郟宰侯也既亦  
郟無人焉故叔孫師至而墮若費自不狃一呼費人從之  
費魯費之當墮季孫深知之故亦墮自費墮而費遂不為  
魯患若成居魯北境以障強齊絕無稱兵作亂之事又得  
公斂陽之黠以為之宰故墮郟則一卿帥師墮費則二卿  
並將至成而公親行所以彈壓孟孫使之必墮何意孟孫  
納處父之言遂生異志棄君命叛師教先儒謂詹子之宋  
均敬叔之管蔡不誣也然挾全魯之衆以制一成子路及  
申句須樂頌葬當在行間何難克敵顧舍之而還者蓋以  
獻子曾及門牆詎終頑梗故置為後圖以俟其自化而惜

乎是年孔子已去魯也

**經**

甲辰

十有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

狂解二君將使隨伐

○夏築蛇淵圃

書不時也集注此正與受女樂事相類定公

行樂此决非孔子為政時按

○大蒐于此蒞良蒐非時○衛

公孟彊帥師伐曹○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書叛惡冬晉

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

吉射士鞅子○射

晉趙鞅歸于

晉韓魏請而復之趙氏

○薛弒其君比比試惠公

○

**傳**十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賁氏

氏按今山東濟寧

州使師伐晉將濟河諸大夫皆曰不可郟蒧茲

齊大夫○曰

可○銳師伐河內

按今河南衛輝府治傳必數日而後及絳

傳車告晉○

絳不三月不能出河則我既濟水矣乃伐河內齊侯皆斂諸

通禮只一與  
齊意茲之說  
卽後人所謂  
大兵若來者  
乘舟入海則  
徐厲之語耳  
是兵實也



亦良音也故  
經書次

戰云時皆人  
軍政久弛故  
自改料之

馬云字字俱  
輕脫之神

大夫之軒唯兩意茲乘軒以其澤侯欲與衛侯乘軒與之實

而駕乘廣載甲焉孔疏先駕乘廣于門外使告曰晉師至矣

孔疏飲齊侯曰比君之駕也寡人請攝孔疏比猶待也言待

事請以已車乃介而與之乘驅之孔疏齊侯乃著甲與

曰無晉師乃止傳言齊侯觀所以不能成功技使告

意茲一言之合忽令乘軒衛侯共載忽而中止杜注一輕

字足盡齊侯矣齊景於晉平薦女求媚惟恐其失好也自

荀吳投壺而啓彙然昭之世猶未敢叛晉自名陵之役晉

人求貨大功讓之吳於是嚙然知晉人之將內叛而夾意

伐晉當是時晉亂極矣使其臣將順其美正賊臣之罪未

始非伯者之師而齊臣猶之鞅也自古未有政本不立而

能立功於外者

阿云此依經以辨理也前叙趙鞅之恨也鞅由子殺午中似荀苑之類以不與國而聊說起未以通漢之說以五子之分則謀說起界處

昔趙鞅謂邯鄲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諸晉陽午許諾

十年趙鞅圍衛衛人懼貢五百家鞅置歸告其父兄父兄皆

曰不可衛是以爲邯鄲常爲是故與邯鄲親而與諸晉陽

絕衛之道也不如侵齊而謀之而徒則衛與邯鄲好不絕

乃如之而歸之於晉陽欲如是謀而趙孟怒名午而囚諸晉

陽趙鞅不察其謀謂使其從者說劍而入涉賓臣午家不可

說判人乃使告邯鄲人曰吾私有討於午也二三子唯所欲

立使邯鄲人更立午宗親故遂殺午孔跽趙衰趙夙之弟也

武生或放生鞅其家爲趙氏夙生穿生穿生穿生穿生穿生

其家爲取氏午與鞅五從兄弟也別封邯鄲世不絕祀按邯

不特而私討也連殺之無君命也趙稷午涉賓以邯鄲叛

此一役雖終  
前也伐之  
山然却是秋  
役午之由也  
午與范也  
范明也午  
欲親范則  
欲睡又心午  
范明也於此  
全爲范也  
而子之伐  
決欲也之也  
爲主

趙孟曰晉國有命始禍者死爲後可也安于曰與其害于民  
寧我獨死傷害民請以我說晉國若討可殺趙孟不可秋  
七月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宮趙鞅奔晉陽晉人圍之范臯  
范氏側無寵於范吉射而欲爲亂於范氏梁嬰父嬖於知  
文子荀女子欲以爲卿韓簡子韓起孫與中行文子荀相惡  
魏襄子魏孫亦與范昭子士吉相惡故五子范臯與梁嬰  
襄子魏謀將逐荀寅而以梁嬰父代之逐范吉射而以范臯  
代之荀躒言於晉侯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載書在河

國之氣變  
以尚德之由

昔沈  
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已不鈞矣請皆逐之按荀彧

并請逐二子荀彧冬十一月荀躒韓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范氏

中行氏弗克二子將伐公濟高彊奔子尾之子昭十日三折

肱知爲良醫惟伐君爲不可民弗與也我以伐君在此矣三

家知韓未睦可盡克也克之君將誰與若先伐君是使睦也

弗聽遂伐公國人助公二子敗從而伐之丁未荀寅士吉射

奔朝歌歸義晉事至此而可知韓猶能假君命以韓魏以趙氏

爲請按韓魏之請荀躒無異議早受十二月辛未趙鞅入于

絳盟於公宮傳錄晉衰亂謂晉官之失德寵賂章也晉初始

此不復主盟矣故爲國以義不利

或曰鞅避難晉陽子以叛晉誅其心也非也趙鞅入於晉

此不復主盟矣故爲國以義不利

或曰鞅避難晉陽子以叛晉誅其心也非也趙鞅入於晉

或曰鞅避難晉陽子以叛晉誅其心也非也趙鞅入於晉

或曰鞅避難晉陽子以叛晉誅其心也非也趙鞅入於晉

陽以叛。傳史以晉告齊。聖人仍其舊。而巳名在諱。侯老  
策歸晉。改名志。父一則以示煎洗自新。一則若爲兩人。以  
蓋其逆節。孰謂當時不以鞅爲叛哉。傳歷寫鞅叛君之實。  
衛人以五百家賄晉。已寘耶。耶鞅欲移之晉。嗚是皇父之  
向也。前此耶。亞殺有罪之耶。勝晉猶殺。盈。兄鞅殺無罪之  
大夫。始禍實自鞅也。斯時二子之討趙氏。蓋巳請命於晉。  
侯何以見其請命也。下文荀。驟曰。三臣始禍。獨逐。鞅。刑。巳  
不鈞。誰逐之。誰刑之。請於晉。侯可知矣。奉君命以討專殺。  
拒卽爲叛。何分先後。使鞅真無罪。則驟。黨於鞅。必爲之雪。  
其冤。肯云三臣始禍耶。又何待入據晉陽。公然拒命。而後  
爲叛耶。故傳不言二子圍之。而直曰晉人圍之。討賊之義。

女子公族大  
夫適所自有  
而適然無常  
以不臨之爲  
則於利國成  
則天子國也

也至五人合謀思得范中行之位告之晉君并逐二子是  
舍晉陽而討討晉陽者也二子悍然伐君戰收入公邑以  
叛至是范中行始以叛書其叛其入實陝倡之耳晉侯方  
聽荀范以逐鞅又聽韓魏以歸之採縱一制於叛區國非  
其國矣而趙鞅於是其討賊之名晉陽即晉也書歸於晉  
如敵國然叛也叛則非晉臣書晉趙鞅以其歸也賀景瞻  
云晉於是國授賊臣而腹心之疾不可爲

初衛公叔文子朝而請享靈公欲合公退見史史魚而

告之史史魚曰子必禍矣子富而君貧其及子乎文子曰然

不先告子是吾罪也君既許我矣其若之何史史魚曰無害

子臣可以免言能執富而能臣必免於難上下同之言尊卑

定公三

然後取將期  
女子有不  
之取乎

成之子也驥其亡乎富而不驥者鮮吾唯子之見驥而不亡

者未之有也成必與焉與謂難圖善史魚之爲女子謀動之

及女子卒衛侯始惡於公叔成以其富也公叔成又將去夫

人之黨靈公夫人南子夫人愬之曰成將爲亂爲明年成來

將爲亂何自得之將爲亂何自得之

以文子之賢富猶足以禍其子况其他乎以成之驥自足

以亡身况加以富乎雖然成以將去夫人之黨見逐猶有

文子之風焉

經乙十有四年春衛公叔成來奔衛趙陽出奔宋趙陽孫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以頓子牂歸牂

子序夏衛北宮結來奔五月

於越敗吳于槁李吳子光卒

按於越越國也帝少康之少子封于會稽今浙江紹興府屬李

今嘉興府有古槁李城聞

公會齊侯衛侯于辛

魏郡有辛城按故辛城在

並隸內黃縣西南游縣之

北林歷齊魯爲自止此公至自會。秋齊侯宋公會于洮

地也。天王使石向來歸服

石向天子之士。張祭社之內。祭以

也之共福。與魯去齊助祭歸服。非

也。衛世子蒯聵出奔宋

衛公孟彊出奔鄭。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大蒐于比蒲

張法。蒐而邾子來會。鄭公親蒐矣。而不

邾子來會。公會于比蒲。

書公以軍敗不周公而專于三京也。

邾子來會。公會于比蒲。

而不用朝。城莒父及香

公叛晉助范氏故遷而城二邑。此

邑今山東莒州。

十四年春衛侯逐公叔戌與其黨。故趙陽奔宋。戌來奔。

終史魚之言。許德衛逐不君南子不婦。公叔戌沽富而歸。素

無因中之事。乃欲以正君自任。事不交而地。禍宜也。春秋書

襄公十四年

卷四十六定公十四年

卷



知趙稱陽梁  
嬰父爲之

女子門首國  
自命趙孟乃  
曰主命據錄  
相說

者衛亂之所從始

梁嬰父惡董安于。謂知文子曰：不殺安于，使終爲政於趙氏。

趙氏必得晉國。

按傳見晉卿  
早謀分晉

盡以其先發難也。討於趙氏，文

子使告於趙孟曰：范中行氏雖信爲亂，安于則發之。是安于

與謀亂也。晉國有命，始禍者死。二子既伏其罪矣，敢以告。

討安趙孟患之。安于曰：我死而晉國寧，趙氏定，將焉用生人

誰不死？吾死莫矣。乃縊而死。孔疏安于請先備趙孟不從安

聞之嬰父思其知謀殺比罪之鞅族趙孟尸諸市而告於知

氏曰：王命戮罪人，安于既伏其罪矣，敢以告知。伯荀從趙孟

盟而後，趙氏定。祀安于於廟。趙氏

趙鞅之隲，范氏以執宋樂祁始也。中行爲范氏之甥，故并

逃之。執之。憐知氏。又以殺董安于。始也。安于之死。見潰時。

私門有士。公室無人。

頃子牂欲事晉。背楚而絕陳好。二月。楚滅頃。

名陵之會。未聞一矢加楚。而頃與胡相繼就滅。

夏。衛扎宮。結來奔。公叔戌之故也。

高氏曰。衛靈沈耳於閭。奔其世臣。又及其所與。是以國聽

之也。

吳伐越。越五年。越子句踐。常子。禦之。陳于樽李。按吳地。越

越而勾踐禦之也。季句踐患吳之整也。使死士再禽焉。不

動。使取死之士。往。每為吳所禽。欲使吳的亂取之。而吳不與。

使解入三行。處劬於頸。以印注頭。而辭曰。二君有治。詎

會云。攻堅而  
計。餘云。一。魯自  
而。江。收。君。為  
詭。政。兵。子。可  
我。知。是。者。此

此九塞備邊  
之夫委其  
共  
可云爾自耶  
心動心動則  
陣利不忠其  
盛

臣婦族鼓我軍不敢於君之行前不敢逃刑敢歸死遂自到

也師屬之目越子因而伐之大敗之雲姑浮越以大以戈擊闔

盧閭廬傷將指取其一虞其足大指見斬遂還卒於陘去機

李七里釋經所以夫差闔閭使人立於庭苟出入必謂已曰

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名說後自之

今必持人提他息思當時已有三年乃報越後三年

春秋之季戰陳能計愈出奇吳越橫行當之者雖君不

免以視韓厥之攝官承乏卻至之免胄趨風猶古道矣

晉人圍朝歌公會齊侯衛侯於脾上梁之間即謀救范中行

氏齊魯故晉故助范中行也范中行皆折成鮒小王桃

甲皆晉大夫也平狄師以襲晉戰於絳中不克而還士師奔

中行之黨

此勢矣

馮云太子有  
然無制刃之  
法無制刃之  
君之法

周小王桃甲入於朝歌。秋齊侯宋公會于桃。范氏故也。謀殺范氏  
范中行伐趙氏不克而伐公宮。連齊衛結戎壘以傾其故。  
國。此晉之賊也。不曰趙鞅圍朝歌而曰晉人討賊之義也。  
齊魯宋衛方謀救之。何哉。士鮑奔周使申趙鞅所忌。此爲  
拔其根之根。

衛侯爲夫人南子。朱名朱朝。朱公子晉通于會于桃。太子刺

職。太子獻玉。邑於齊。過宋野。就會野之故。自野人歌之曰。既

定爾糞豬。喻南子。蓋歸吾艾。穢。朱朝艾老也。首加大子羞之

謂戲陽述。太子曰。從我而朝。少君少君見我。我顧乃殺之。速

曰。詰乃朝。夫人見太子。太子三顧。述不進。夫人見其色。

啼而走。見太子色變。曰。刺。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太子

知其欲殺已。刺。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太子

同云若殺夫  
人將以余就  
此事理無可  
論者爲人所  
何事而敢  
言生乎

舜宋盡逐其黨故公孟殖出奔鄭自鄭奔齊大子告人曰戲  
陽述禍余戲陽述告人曰大子則禍余大子無道使余殺其  
母余不許將戕於余若殺夫入將以余說余是故許而弗爲  
以行余死諺曰民保於信吾以信義也使義可信不必信言

二劉謂蒯賸弑母之說南子誣之也甚是近情諸儒多從  
之而汪環谷云蒯賸於人倫天理漸滅幾盡恥南子之淫  
行欲殺固有是事竊以爲冉有子貢聖門高弟也如蒯賸  
之於母與申生之弑父同誣本無罪而被逐其子拒之不  
許反國雖五尺之童亦當切齒兩賢人顧遲疑不決必質  
之聖人始定乎而子路且爲軼死也誠以得罪情真嫡孫  
當立不能無疑似耳夫子不爲衛君豈爲蒯賸乎觀蒯賸

所爲非復人理。羞憤所激。逞其匹夫之勇。禍卽及已。不過出奔。此其志也。復奔宋者。觀野人之歌。意者南子之行。宋亦醜之乎。且春秋獲罪大夫。往往奔於鄰國。如夫槩王奔楚者。甚多無足異也。曠本世子。紀其實也。且以爲靈致之也。

冬十二月

晉人敗范中行氏之師於潞。獲籍秦。高彊。

二子黨范氏者

終景子言

又敗鄒師及范氏之師於百泉。

鄒助范氏故并敗百泉南地按今河

南鄉縣西北

合四家之衆以伐范中行。安得不克。范氏不用高彊之謀。而殫身與其難。可惜也。籍秦嘗爲趙氏圍邯鄲。今從范中行。河知當時已與成謀矣。此又補前傳所未及。

經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邾子來朝。麋食郊牛牛死改

卜牛程解不言所食處舉死重也。二月辛丑楚

子滅胡以胡子豹歸。夏五月辛亥邾書過載善魯之信邾

而前春秋未嘗書邾此其證也然魯先公猶畏天故因災。王

申公薨于高寢官名不詳路。鄭罕達帥師伐宋。齊侯衛

侯次于渠邱不果救故書。邾子來奔喪諸侯奔喪非禮。

秋七月王申妣氏卒定公夫人。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九月

滕子來會葬諸侯會葬非禮也按晉平公卒鄭伯如晉及河

二君之葬音人解之不敢以天子自處而魯安然受其葬

葬。辛巳葬定妣。冬城漆邾庶其邑。

傳 十五年春邾隱公程解邾子益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朝者

大公曰此  
言神明之  
於此也

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

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

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不台

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

亂，替近疾。君爲主，其先亡乎？爲此年公將哀七年以邾子益歸傳。

子貢之言，乃私議耳。提出禮字，正非術數之學。

吳之入楚也。在四年。胡子盡俘也。楚邑之近胡者，楚既定，胡子

躬又不事楚，曰：存亡有命，事楚何爲？多取費焉。二月，楚滅胡。

傳言小不事大，所以亡。

楚之深仇者，吳也。而吳強，楚不敢伐。以吳子入楚者，蔡也。

蔡猶足守國，亦未可伐。惟唐最弱，與吳入郢，卽滅之。而顧



而胡嘗與名陵之會者故前年滅頓今年滅胡而吳則終  
楚○之○世○不○敢○問○何○嘗○有○報○讎○雪○恥○之○心○哉○利○入○土○地○而○已  
忍○哉○子○西○身○受○亡○國○之○慘○而○施○之○於○他○人○也○鄙○哉○子○西○知  
有○利○而○不○知○有○義○也○聖○人○所○以○置○於○無○足○輕○重○之○數○

夏五月壬申公薨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  
以強知者知之難者子貢言語之士  
今言而中仲尼懼其易言故抑之

趙木訥曰定公承昭公之後政在季氏粗能批國柄親盟  
親會親兵魯民粗知有君賢於昭公遠矣一用孔子齊人  
來歸侵疆惜乎用之不久也孔子行而三家復張

鄭罕達

子蔭

之子敗宋師於老邱

宋公子地奔鄭鄭人爲之伐宋  
欲取地以處之事見哀十二年

老邱宋地按今河南陳留縣北

齊侯衛侯次于濼舉謀救宋也

居反

趙本訥曰欲救宋則失次好之尊欲勿救則失新附之衆  
故出兵以觀望於二國之間

秋七月壬申妣氏卒不稱夫人不赴且不祔也

赴同祔始夫  
人之禮二者

皆闕故不曰夫人補注定公未葬  
而夫人卒喪禮不成故不赴祔侯

葬定公雨不克襄事禮也

襄成也雨而成事  
若汲汲於欲葬

而甚水至不可卽土明日乃葬傳所謂禮也穀梁云喪不  
以制言國君之喪宜無不備雨不克葬譏其無備也然卽  
有備而泥澤將事寧緩焉爾

葬定妣不稱小君不成喪也

公未葬而夫人薨煩於喪禮不  
赴不祔故不稱小君臣子怠慢

也反哭於寢故書葬稱述二傳謂定妣爲哀公妾母非也定  
如從夫諡而定哀二公無定夫人喪此爲適母明矣按唯從  
夫之諡故不嫌與葬公妾母同

定公妾母不當從諡定矣

魯夫人卽妾母亦別爲之謚非禮也然君主之權在工也  
定如哀公之適母無謚從夫之謚禮也然其時方治定公  
之喪於如不成喪事皆苟簡卽以公之謚爲謚而不必異  
議權在下也考曾子問所載父母並有喪先輕後重其禮  
甚詳如距公卒六十日何至赴同祔姑槩未有聞而卒葬  
不書夫人小君蓋其受制於季孫欲盡人子之禮而不能  
也君臣之隙已基於此

冬城漆書不時告也實以秋城冬乃告猶魯知其不  
時故緩告從而書之以示諒  
漆邾庶其之邑今城之張氏曰謀伐邾也